



陈宝田



那时我们接受“魔鬼式”训练

在中国的医疗史上，有一群人因为朝鲜战争报名参军，战场没去成，反而在医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他们中有的成为院士，有的成为中国医学事业的开创者与奠基人。陈宝田也是其中一员。

人生中也有许多命中注定的事情。陈宝田学医，想干胸外科，也确实非常优秀，但在阜外医院的医疗工作偏“心”之后，他马上就转向心外科。在阜外医院干的风生水起时，吴英恺却让陈宝田跟着他去安贞医院。

陈宝田也不明白吴英恺为什么看上了陈宝田。回想起收获吴英恺邀请时的场景，陈宝田的内心可以说是只有激动，而没有丝毫的担忧。

命运的安排

1929年，陈宝田出生于辽宁义县。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。小时候，他的哥哥为躲避抓壮丁而逃亡于外。

当时的东北处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统治之下，他如果不上学就有可能被日本人拉去当兵。所以，求学成为不少人暂时摆脱日本人魔爪的选择。但由于家境贫寒，母亲对他上学并没有太多的热情。

后来，他考上了免学费的公办小学，发愤读书，年年考试成绩第一，在方圆几十里是出了名的小秀才。报考县城高中那年，一个乡只取两人，爹妈替他捏着一把汗，而他却胸有成竹。果然，他一试中的。1950年，陈宝田高中毕业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。朝鲜战争之际他立即报名参军。陈宝田跟着队伍一路顶风冒雪，到了锦州。一周后，陈宝田和跟他一同入伍的几十名高中生被接走，送到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进行代培。部队希望他们接受相关医学培训之后再奔赴前线。但后来签署了停战协议，战场没去成，这批人就继续学医。

在中国医科大学一学就是6年，陈宝田选学的专业是胸外科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肺结核等胸科类疾病患者较多，他想学习胸外科肯定会有用武之地。

解放军总后勤部决定将位于京西黑山扈的解放军122疗养院改建为解放军胸科医院（阜外医院的前身），任命吴英恺院士为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。1956年，将要毕业的陈宝田被分配到这里工作。

陈宝田知道这是我国第一所胸科医院，也算是专业对口了，心里挺高兴的。

当时的中国医科大学、哈尔滨医科大学有不少人都被分配到胸科医院，成为陈宝田的同事，比如朱晓东和胡小琴等。他们是同年参军、也一起被分配到解放军胸科医院工作。

那时在解放军胸科医院住院的患者，大部分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连级以上军官。不少人患有肺结核病，有的还因延误治疗出现了并发症，漏管、窦道，

流出的脓血又臭又腥。但由于医疗条件有限,对他们的治疗仅仅是吃药和换药,陈宝田主动请缨,承担这项又脏又累而且传染风险极大的工作。

目睹院士风采,接受严格训练

解放军胸科医院是阜外医院的前身。吴英恺当时已经是名振天下。陈宝田在中国医科大学学习胸外科时就经常听到他的名字。1940年,刚满30岁的吴英恺完成了中国第一例食管癌切除术及胸内食管胃吻合术;1944年,吴英恺成功地实施了我国第一例未闭动脉导管结扎术;1946年,吴英恺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第一例慢性心包炎切除术。

当时的解放军胸科医院由两部分人员组成,一部分是吴英恺从北京协和医院等带来的大专家,一部分是像陈宝田这样参军入伍、部队培养的年轻医生。所以说阜外医院的基因交织着军队传统与“协和”文化。

陈宝田当时只是一名小战士,与吴英恺接触得比较少,只知道他是大专家。

吴英恺把解放军胸科医院办得有声有色,后来,陈宝田也懂得了创业维艰,知道了吴英恺取得这些成绩背后所付出的努力与汗水。

这批刚刚走出医校的军医,还不能独当一面走上临床一线。



1985年,美国著名心脏外科专家 Don. Doty 教授(左一)来院帮助开展心脏外科手术。图为陈宝田主任与 Don. Doty 教授同台手术

医院采取了“老带新”的办法，让老专家带着他们，黄国俊是陈宝田的带教老师。

可以说，那段时期陈宝田接受的都是“魔鬼式”训练，也让陈宝田见识到了“老协和作风”。医院非常注重医生的培训与培养，在工作上要求非常严格。

当时工作特别紧张，每天早上都是6时多就已经到手术室开始准备，晚上10时多才能下班回宿舍。

最让人害怕的还是“查房”，老师会现场提问，问的问题绝非“蜻蜓点水”，都能问到点子上去。陈宝田说，“当着众人的面，答不上来挺难为情的，脸上挂不住啊。”

大家都有点害怕吴英恺，知道他是出了名的要求严格。谁要是在手术室给吴英恺当助手都会格外认真，提前在心中多次温习早已烂熟于心的操作流程。虽然害怕，可是大家心里还是特别希望能够走进手术室，一睹吴英恺的风采。

吴英恺带有强烈的协和色彩，他把北京协和医院优良的医风带到了胸科医院，这种风气也影响到很多医生。

陈宝田到现在还记得，只要出现在公众场合，吴英恺总是衣着得体打着领带，非常有风度。即使是做手术比较劳累，吴英恺院士依旧能保持着良好的形象。

成长之路

阜外医院在培养胸部及心血管内外科专业骨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胸科医院开办时由部队分配来的30名医科大学毕业生，通过住院带教和院外进修，后来都成为有关专科的主治医生和科室主任。

在胸科医院期间，陈宝田就被送到外地进修普通外科，先后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及北京协和医院接受完整、系统、高水平的普通外科知识培训。

陈宝田的工作偏重于包括食管、支气管、气管、纵隔等在内的胸外科疾

病诊治。20 世纪 60 年代，我国支气管缝合技术落后，手术成功率比较低。年轻的陈宝田医生创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支气管缝合方法，其与众不同之处，主要是在支气管残端处理上用一根肠线连续缝合，只打一个结代替以往用多根丝线缝合需要打多个结的做法，以及气管、支气管吻合用肠线连续外翻褶式缝合。新方法缝得快，可以吸收，没有刺激，吻合效果好，不会产生气管、支气管漏的并发症，提高了手术成功率。

著名外科专家黄家驊在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时期，坚持每周 1 次到阜外医院主刀为患者做手术，陈宝田一直作为黄家驊的助手参加手术，获益匪浅。

1968 年，中国需要派医疗专家组支援越南，因为陈宝田人品好、业务精，大家一致推荐他参加卫生部医疗专家组。

那时正是越南战争期间，陈宝田所在的野战医院就设在两军对峙最激烈的战场——两山之间的成龙桥旁。天上随时有美机轰炸，工作环境十分险恶。手术台就设在农村没有窗户的草棚里，马蜂四处乱飞。



1992 年 3 月，陈宝田（右一）等众多专家与心脏移植患者合影

在这种恶劣的手术条件下，陈宝田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例创伤性左主支气管完全性断裂手术。虽然只能采用滴乙醚这种最原始的麻醉方法，但陈宝田的连续缝合技术发挥了作用，手术很快获得成功。

离开越南的时候，越方为他准备了盛大的庆功会，授予他越南政府奖章。

陈宝田手术的高成功率源于每一次手术前的认真准备和周密安排。重症手术后他亲自睡在病床边日夜守护患者。直到 1980 年离开阜外医院，陈宝田创造了胸科手术 24 年无一例患者死亡的纪录。

转入心外，果结安贞

本以为陈宝田会在胸科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，可是随着阜外医院发展方向的转变，陈宝田的研究方向也开始转变。

20 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，当时阜外医院“偏心”的趋势日益明显。阜外医院重点转入心血管专科，食管癌和胸部其他肿瘤的防治研究工作便由阜外医院转至日坛（肿瘤）医院，黄国俊也离开了阜外医院。

医院的大环境改变了，陈宝田也开始转变自己的方向。陈宝田开始研究心外科方面的知识，跟着大方向一起走。由于有前期普通外科的基础，加上阜外医院时心科方面已经有所建树，陈宝田从胸科转向心外科的道路上并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。

陈宝田的职业生涯由两次比较大的转身，一次是从胸科转向心外科，一次是从阜外医院调入安贞医院。可以说，陈宝田的这两次转身都与吴英恺有着直接的关系。陈宝田很庆幸能够在阜外医院与吴英恺结缘，阜外医院是陈宝田人生的“福地”。

吴英恺在自传中说，他要求将从阜外医院调出心胸外科的李平、林训生、陈宝田和心血管病流行防治研究室的吴兆苏、姚崇华组织起来，另行开展工作。这一方案很快得到医科院和卫生部领导批准，也得到了上述同志们的同意。

正式调令于 1980 年 10 月 26 日下达。陈宝田也同意调离阜外医院，暂将工作关系调到首都医科大学（即后来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）。

每次看到这段话，陈宝田的内心都激动不已。至今，陈宝田也不明白吴英恺为什么看上了他。回想起受吴英恺邀请时的场景，陈宝田的内心可以说只有激动，而没有丝毫的担忧。

后来吴英恺创建安贞医院，陈宝田也来到了安贞医院，在心科领域继续探索。开始时条件非常艰苦，开展心脏手术，连滑线、插管这样的小东西都觉得非常昂贵，买不起。每次出国，吴英恺叮嘱学生们：“人家有些手术台上打开没用过的，能带就带回来。”

在安贞医院，他被派送到美国进修了一年多心脏外科。1984 年，北京安贞医院成立时，陈宝田任心胸外科副主任。他力主成立了冠心病研究室和心瓣膜外科研究室。两三年后，陈宝田任心胸外科主任，又成立了心脏移植研究室，重点研究心脏保护、心脏保存和心脏移植。

在安贞医院，陈宝田首先改进了心瓣膜外科手术的缝合方法，即用一根 2-0 的滑线连续缝合代替以往用 14 ~ 16 条线间断缝合、缝一针打一个结的做法。其优点是：完成手术快，有利于心脏保护；没有线头，发生血栓的机会少，提高了手术成功率。直到今天，陈宝田的这种缝合技术仍被安贞医院医生和进修生们普遍采用。

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，我国的心脏瓣膜外科诊疗需求量大，但技术力量十分薄弱。一台单纯二尖瓣人工瓣膜置换术要做 6 小时以上，对于体外循环带给患者机体变化的处理和应对，缺乏经验和正确的理念，使得围术期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高居不下。医生们大多产生了对瓣膜外科手术高死亡率的沉重心理负担。在这样的压力下一些医生选择了放弃。

时任心脏瓣膜外科主任的陈宝田率领团队，在瓣膜置换术的操作、大心脏瓣膜重症患者的围术期管理方面总结出了自己的特色经验，做到全年围术期死亡率国内最低，使得医院的瓣膜外科治疗水平一跃跻身国内先进行列，

原本心脏瓣膜外科“南北各一”的格局被打破。

1986年，陈宝田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第一例心肌梗死室间隔破裂手术。患者是翁心植教授转诊来的，病情十分凶险。手术前陈宝田经过周密安排，用了9天球囊反搏后开始手术，手术十分成功。

我国心脏移植起步较晚，首例手术于1978年由上海瑞金医院张世泽等完成，患者存活109天。1992年3月20日，在我国心脏移植销声匿迹14年之后，在吴英恺亲自组织下，陈宝田与学生孟旭进行了全国第二例心脏移植手术。

这是一位患心肌病的16岁女孩，曾6次因严重室性心律失常、晕厥和休克而进行抢救。她幸运地获得了一位29岁因车祸死亡男士的供体心脏。术后7个月，这名女孩死于急性排斥反应和感染，创造了当时最长的存活纪录。

虽已离开阜外医院，可是，陈宝田毫不犹疑地说他的职业生涯是从阜外医院起步的。在阜外医院的24年中，“阜外文化”影响了陈宝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，阜外医院也为陈宝田提供了良好的个人发展机会与平台。陈宝田说，他所取得的成绩与成就，离不开当年阜外医院的培养。

文 / 陈朝阳